

(日)芥川龙之介 著

芥川龙之介
短篇小说选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By
Akuta-
gawa
Ryūno-
suke

林以武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芥川龙之介 短篇小说选

聂双武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

聂双武 译

责任编辑：易 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10,000 印数：1—4,500

精装：ISBN 7-5404-1963-6
I·1550 定价：19.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 言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年),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诞生于日本东京京桥区(中央区),因他是辰年辰月辰时出生,故父亲给他取名为“龙之介”。他父亲名叫新原敏三,以牛奶屋为业,在新宿和住地经营牧场。龙之介刚生下来九个月,他母亲便发了狂,他由他哥哥芥川道章抚养,遂由“新原龙之介”改名为“芥川龙之介”。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八九八年,芥川龙之介六岁时进入江东小学读书,十八岁从第三中学毕业,此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西方文学。一九一六年,他大学毕业,时年二十四岁。

芥川龙之介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学习成绩均是优秀。他喜爱读书,尤其偏爱历史,他曾打算成为一位历史学家。与他同年级的学生里,有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作家。

一九一四年,芥川龙之介二十二岁时和友人们一起创建了《新思潮》杂志,开始进行翻译和创作。此后十余年间,他异常活跃,著作颇多。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他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芥川龙之介被称为日本的“秀才作家”,他是日本生于大正时期的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一生中共创作了一百四十八篇短篇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为纪念他,一九三五年日本文艺春秋社的创始人菊池宽(一八八八

~一九四八)设立了日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奖——“芥川奖”。

芥川龙之介还接受过夏目漱石的亲自指导,正是这位伟大的作家给了他充足的营养,使他的创作源泉长盛不衰。

在芥川龙之介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罗生门》、《鼻子》、《芋粥》、《地狱图》、《戏作三昧》、《竹林中》、《蜘蛛丝》等最为杰出。

然而,芥川龙之介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总带有一种伤感的情调,他的许多短篇中都是以“生与死”为主题的。这与他的家庭环境和自身状况是分不开的。芥川龙之介的头脑中总是抹不去母亲发狂这一悲痛记忆,他甚至惶恐地认为自己承受着母亲的血脉,说不定也会成为狂人。而且他从小身体虚弱,以至于小说中时刻体现出一种“悲壮美”。也许这正是他自杀的潜在原因吧。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文笔诙谐,作品意味深长,在创作上强调题材的多样化,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笔者在翻译过程中虽努力忠实于原文,尽量体现出原作的风格,但因为文学修养和日语水平均存在相当的不足,所以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文学界人士、外语界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利再版时修订。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湖南省图书馆杨柳先生及湖南文艺出版社译文室编辑们的帮助和鼓励,并得到湖南大学日语系王诗荣、湘潭大学日语系罗明辉等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本书最后一篇《盗贼》系由湘潭师院日语教师聂中华翻译,特此说明。

聂双武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长沙望月湖

目 录

前 言	(1)
罗生门	(1)
鼻子	(8)
河童	(16)
芋粥	(60)
寒冷	(77)
两位小町	(82)
地狱图	(91)
猿蟹合战	(120)
仙人	(123)
蜜橘	(127)
秋天	(131)
矿车	(144)
舞会	(149)
尾生	(156)
俊宽	(159)
死后	(178)
老年的素盞鸣尊	(183)
六宫公主	(199)

报恩记	(207)
戏作三昧	(222)
梦	(250)
南京的基督	(257)
阿富的贞操	(267)
早春	(277)
白	(281)
山鹑	(289)
杜子春	(299)
竹林中	(310)
魔术	(320)
秋山图	(328)
火男面具	(337)
蜘蛛丝	(345)
女体	(349)
酒虫	(351)
沼泽地	(359)
盗贼	(362)

罗 生 门^①

故事发生在某一天的黄昏时分，一个仆人正站在罗生门下等着雨停下来。

宽阔的城楼下边，除了这个仆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只有朱红色油漆剥蚀得斑斓零乱的高大圆柱上，停落着一只蟋蟀。罗生门位于朱雀大街尽头，除了这个仆人，按理还应该有三五个避雨的戴市女笠^②或揉乌帽子^③的庶民。然而，除了这个仆人以外，一个人也找不到。

这两三年以来，在京都，地震、暴风、火灾、饥荒等等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个都城因而变得举目荒凉。根据古代的记载，那时京都人曾经把佛像、佛具捣毁，把这些涂有红漆的、包有金银箔纸的木头，堆积在道路两旁当柴禾卖。既然都城是这样一种情况，于是整修罗生门这类事情，当然便是谁也不再问津了。如此一来，趁着这一荒凉的时机，狐狸栖息，强盗宿营。到了后来，连无人认领的死尸也被拖到罗生门城楼里，弃之而去，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习惯。因此，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无论是谁路过这里都会觉得汗毛耸立，从不敢在此驻足停留。

代之而来的则是乌鸦。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于此。大

① 罗生门：日本公元八世纪末建立的平安京（位于京都）南面的正门，和北面的朱雀门相对应。是高大的双层城门，今已毁。

② 市女笠：日本平安朝中期以来上流社会女子所戴的一种晴雨两用斗笠。

③ 揉乌帽子：乌帽的一种，日本古代公卿、武士平时戴用，庶民外出亦戴。

白天一看,不知多少只乌鸦绕着圈儿,围着高高的鸱尾^①,一边啼叫,一边盘旋着。特别是当罗生门上空夕阳当照之时,更可以清晰地看到乌鸦高踞其上,密密麻麻的如同撒落的芝麻一般。乌鸦当然是为啄食城楼上的死尸而来。

但是今天,可能是因为时辰已晚的原因,竟连一只乌鸦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是到处都将断裂、并且裂缝中长出老高青草的石阶上,鸟粪斑斑点点,犹如白瓜子一般。这个仆人穿着洗得褪了色的藏青色褂子,一屁股坐在七级石阶的最上面一级。他一方面因右颊长满痤疮而心情烦忧,一方面呆呆地凝视着灰蒙蒙一片的雨点。

作者刚才写道:“一个仆人在等着雨停下来。”但是,即便是雨停下来,说实话,仆人也沒什麼好办法。要是在平时,不用说,他应该设法赶快回到主人家去。然而,他的那位主人,四五天之前已把他给解雇了。正像我前面写到的那样,当时的京都也变得极其荒凉。现在这个仆人,被自己服侍多年的主人解雇了,其实也只不过是这种衰败的一个小小的余波而已。所以,与其说“一个仆人在等着雨停下来”,还不如说“遇雨受阻的仆人无处可去,陷入困境”更加恰如其分。况且,今天的天色也给这个平安朝^②的仆人那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带来极大的影响。从申时下起来的雨到现在还没有要停下来的征兆。此时,仆人眼前想到的是明天该怎么生活。——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摆脱毫无希望的困境。他一边不得要领地思索着,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落在朱雀大街的雨声。

雨围绕罗生门下着,从远处哗哗地发着声响扑过来。昏暗的黄昏使天空渐渐暗淡下去,仆人仰头望去,城楼楼顶那斜翘的雕甍,已覆上层层暗云。

① 鸱尾:宫殿等建筑物屋檐边作装饰用的翘起部分,上有饰物,如狮、狗等石像。

② 平安朝:公元七九四~一一九二年。

为了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仆人已没有时间去考虑采取什么手段了。如果继续考虑采取什么手段的话，那就只能活活地饿死在这泥板墙下、大路旁边了。死后便会被拖到此地，像狗一样被扔掉了事。“如果是不择手段”——仆人想，他在这条道上已徘徊良久，最后才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如果”，永远不采取行动的话，始终还是个“如果”。仆人虽然已决定不择手段，然而要“如果”变为行动，那么紧接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则当然就是“除了当强盗以外别无他法”，他对这种事情仍然没有足够的肯定的勇气。

仆人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接着疲乏地站起身来。京都的傍晚已经变冷，冷得使人很想要有一个火炉才行。寒风从门柱之间，与夜色一起肆无忌惮地钻了进来，停在朱红色圆柱上的那只蟋蟀，也早已不知藏到何处去了。

仆人缩了缩脖子，高高耸起在黄色衬衫上面套着藏青色褂子的肩膀，向城楼的四周看了看。他想找一个既避风雨又躲人耳目，能安安稳稳睡一晚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好歹在这儿过一夜。这时，他恰好看见了能登上城楼去的那个宽敞的、同样涂有朱红色油漆的楼梯。如果说楼上有人，那也只是些死人而已。仆人留心着挂在腰间的木柄长刀，免得出鞘，接着抬起穿着草鞋的脚，踏上了楼梯的最下而一级。

几分钟之后，通往罗生门楼上那宽敞的楼梯中段，一个男子像猫一样缩着身子，屏住气息，朝罗生门城楼上窥视着。从城楼上照射下来的火光，模模糊糊地照出这个男人的右颊。这是一张短短的胡须中间长着火红一片、已化了脓的痤疮的脸颊。仆人最初认为城楼上没有什么了不得，只不过都是些死人而已。但当他踏上两三级楼梯一看，在城楼上不知有谁点起了火，那火光在四处闪动。昏暗幽黄的火光，在城楼各个角落都挂着蜘蛛网的天花板上晃动着、映照着。因此，仆人马上就意识到了：在这个雨夜，在罗生

门城楼上点亮火光的人，绝不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仆人像壁虎似的，蹑手蹑足，好不容易才登上楼梯的最上边一级。接着，他尽可能地伏着身子，用力伸长脖子，神色紧张、提心吊胆地向城楼内探望起来。

一眼望去，罗生门城楼里正像传闻所说的那样，有几具尸骸横七竖八地扔在那儿。但是，由于火光照射的范围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狭窄，因而仆人看不清楚到底有几具尸体，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既有赤身裸体的尸体，也有仍穿着衣服的尸体。当然，其中似乎有男有女，男女混杂。这种情形简直令人有些怀疑这些尸体曾经就是生活在世的人类。他们就像捏出的泥人一样，有的张着嘴，有的伸着手，杂乱无章地躺倒在地板上。暗淡的火光照射着肩膀和胸脯等突起部位，因而使低凹部位的阴影十分暗淡，就像哑巴似的永远沉默着。

仆人闻到了尸骸腐烂所散发出来的臭气，他不由得捂住了鼻子。但是，在他抬手的一刹那，他竟完全忘记了捂鼻子。因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几乎严酷地完全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候，仆人的眼睛第一次发现那些尸骸中竟蹲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穿着紫黑衣服、矮小、瘦弱、白发苍苍、像猴子一般的老太婆！那个老太婆右手拿着燃烧着的松明，正神情专注地盯着那一具尸骸的脸。从长长的头发看来，那具尸骸大概是具女尸。

仆人在六分恐怖、四分好奇心的驱使下，一时间竟连气都不敢出了。借用古书作者的话说，这时候仆人已感到“毛骨悚然”。接着，老太婆把松明插到楼板缝里，然后用双手托起刚才凝视着的那具尸骸的头，宛如猿猴妈妈给它的子女捉虱子一般，开始一根一根地拔那具尸骸的长头发。头发似乎应手而落。

看着那具尸骸的长头发被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仆人心中的恐惧便渐渐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心中对老太婆的强烈憎恶之情渐

渐增长起来。——不，对老太婆的这种行为，我这么说可能是用词不当。应该说，仆人对所有的“恶”的反感在不断增长。这时候如果有谁对这个仆人重新提出刚才他在罗生门下他自己想过的那个问题“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呢？”恐怕这个仆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这条路。此时，这个男子对恶的憎恨之情，恰似老太婆那插在楼板缝里的松明一般，正熊熊燃烧起来。

仆人当然不清楚老太婆为什么要拔死人的头发。因此，从“合理性”来说，他不知道这种事到底是属于善还是属于恶。但从仆人而言，在这种雨夜，在罗生门城楼上拔死人的头发，那当然是决不能宽恕的大恶之事。仆人自然也已经把他刚才想当强盗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于是，仆人两脚用力，突然从楼梯口一跃而上，并且手握木柄长刀，大步走到老太婆跟前。老太婆自然是大吃一惊，她猛地看见仆人出现，就如同被强弩弹出去的箭一般，呼地一下蹦了起来。

“老家伙，往哪里跑！”

老太婆在尸骸中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想要逃跑。仆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厉声呵斥。然而，老太婆仍想冲开仆人逃走。仆人当然不放她走，硬是把她拉了回来。两个人便在尸骸中默默地扭打起来。然而胜败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仆人终于抓住了老太婆的胳膊，硬是把她扭倒在地。老太婆的胳膊如同瘦鸡腿一般，完全是皮包骨。

“你在干什么？快说！如果不说，就别怪我不客气。”

仆人甩下老太婆，突然抽出刀来，锋利而耀眼的光芒展现在老太婆眼前。但老太婆沉默不语，她双手发抖，急促地喘着气，眼睛睁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一般，像哑巴一样硬是不说话。看到这种情形，仆人开始明确地意识到，这个老太婆的生死，已完全凭自己的意志主宰了。于是，这种意识不知何时已把方才熊熊

燃烧起来的憎恶心情一扫而光了。最后剩下的只是圆满地完成工作时那种洋洋自得和心满意足的心情而已。这样一来，仆人低头望着老太婆，声音稍带温和地对她说道：“我并不是检非违使^①衙门的官吏，只不过是刚才从这个城市经过的过路人而已。我并不是想把你抓起来，只要你把刚才在罗生门城楼上干了些什么告诉我就行了。”

于是，老太婆的眼睛睁得更大，目不转睛地盯着仆人的脸。这是一双眼眶通红、食肉鸟一般锋芒毕露的眼睛。同时，皮肤皱得几乎和鼻子连到一块的嘴巴里，似乎在嚼什么东西似的蠕动着。细细的脖子上，那尖尖的喉头也在蠕动着。这时，仆人听到老太婆气喘吁吁地从喉咙里发出犹如乌鸦啼叫一般的声音：“拔这些头发呀，拔这些头发呀，想做假发嘛。”

仆人没想到老太婆的回答会如此平淡，他很是失望。与此同时，先前那种憎恶情绪和冷漠的蔑视心理，又一齐涌上心头。那神色，想必老太婆也看到了。老太婆一只手仍然拿着从尸骸头上拔下来的长头发，嘴里发出蛤蟆一般的咕呱声，结结巴巴地说：

“说实在话，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件缺德的事。但是，对这些死人这么做，对他们而言也是活该！现在我正拔她头发的这个女人，她曾经把蛇切成四寸来长一截，晒干后拿到守卫皇太子宫殿的侍卫们那里去当干鱼卖。如果不是因为她得瘟病死了的话，恐怕现在还在于这种骗人买卖呢。尽管如此，别人还说这女人卖的干鱼味道好，那些侍卫们还把它当作不可缺少的副食品买呢。我倒不认为这个女人所干的事就怎么坏。所以我现在这么干，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我要是不这样干，我就会饿死呀！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才这么干的啊！也许，这个女人对我没有别的出路这一

^① 检非违使：日本平安时代负责治安、监察和司法等工作的官吏。

点是很理解的，也许她会原谅我干的这种事情吧。”

老太婆唠唠叨叨说了这些话。

仆人把长刀插进刀鞘，一边冷冷地听着，一边用左手握住刀柄。而他的右手，则在自己的右颊上挤着那些已经化脓了的大痤疮。听着听着，仆人的心中慢慢生出某种勇气来。是和刚才登上城楼扭住这个老太婆时的那种勇气完全不同、完全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勇气。仆人的心中再也没有“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呢”的犹豫和迷茫。要说这个男人此刻的心情，那么饿死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能再予考虑了，已远远地被赶出自己的意识之外了。

“你说的是真话吗？”

老太婆的话声刚落，仆人就用嘲弄的口气叮问了一句。接着，他向前踏出一步，右手冷不防离开右颊上的痤疮，抓住老太婆的脖领，怒声喝问道：“那么，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用不着憎恨我吧？我要是不这么干，我不久便也会成为饿死鬼！”

仆人说完，迅速地剥下了老太婆的衣服，把想要抱住他腿的老太婆狠命一脚踢翻在尸骸上。此时他距楼梯口仅有五步之遥。仆人把剥下来的紫黑色衣服夹在腋下，转瞬间顺着陡峭的楼梯，飞快地消失在黑黝黝的夜色中。

过了一会儿，好像昏死过去倒在尸骸堆中的老太婆，从尸骸中赤身裸体地站起身来。老太婆一边发出既像呻吟又像嘟囔不停的声音，一边借着仍在燃烧着的火光，爬到了楼梯口。在那儿，她倒垂着满头短短白发的脑袋，向罗生门城楼下边张望。但看到的只是罗生门外边黑漆漆的夜色。

仆人的行踪谁也不知道。

鼻 子

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在池尾这个地方无人不知。它足足有五六寸之长，从上嘴唇上边一直垂到了下颚。而且，鼻子的形状是上下一般的粗细，就好像是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艺从脸面中央耷拉下来。

内供已经年过半百，从原来当沙弥子的时候直到现在升任内道场供奉之职为止，他的心窝里始终在为这根鼻子的事而苦恼忧烦。当然，他表面上也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位理应专心往生净土世界的和尚不应该专心惦念自己的鼻子，而且，更重要的方面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自己总把鼻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在平常的言谈举止之中，他最害怕的是别人提起“鼻子”这个词或有关“鼻子”的任何事情。

内供厌恶这个鼻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鼻子长得长的的确确不方便。首先，就连饭也无法自己一个人吃，否则，鼻尖就会戳到饭碗里的饭菜上去了。于是，内供只得吩咐一个徒弟坐在自己的对面，每当吃饭时，就让徒弟用个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片儿替自己掀开鼻子。然而若是这么个吃法的话，无论是掀鼻子的徒弟，抑或是被掀的内供自己，都感到很不容易、很是麻烦和吃力。有一次，有位中童子来替换这位徒弟时，因为中童子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手一颤动，内供的鼻子便杵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在当时传遍了整个京都。但是，此事绝不是内供苦恼鼻子的主要原因。实话说，内供是因为鼻子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才苦恼

的。

池尾的老百姓们纷纷替禅智内供着想,说他幸亏不是留在尘世的世俗之中。因为依照老百姓们的看法,光凭他那根鼻子,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他。甚至有人这样议论,说内供正是因为有这么个鼻子才去出家当和尚的。但是内供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当了和尚之后,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会减少几分。内供的自尊心自然容易受到伤害,但他是绝对不会因为娶不娶得上老婆这么一件事而苦闷的。因此,内供便试图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来恢复自己的自尊心。

他最先想到的一个办法是让这根鼻子怎么样显得比实际上的样子要短小一些。于是,他便趁无人在旁的时候,拿出镜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揣摩、对比,做起来是那样专心致志。他总是觉得光改变脸的位置和方向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于是便一会儿托着腮帮子,一会儿用手指扶着下巴颏儿,一个劲儿地照着镜子。可是无论怎么摆弄来摆弄去,鼻子也从不曾显出短得使他自己满意的地步。甚至有些时候,他越是挖空心思思索,那鼻子反而越发显得长。于是,内供只好叹叹气,把镜子收进匣子中,勉强又对着几案朗诵起他的《观音经》来。

内供还不断地留神观察别人的鼻子。僧徒们要经常到池尾寺讲道诵经,寺院里的禅房鳞次栉比,僧徒们每天都在浴室里烧洗澡热水,池尾寺里出出进进的僧侣络绎不绝,内供便不厌其烦地详细观摩这些人的脸部。因为他总想要找出个鼻子跟自己一样长大的人,哪怕有一个也好,他也好就此聊以自慰。所以他既不注意深蓝色绸布衣裳,也不注意那些白单布衫,至于橙黄色的帽子或者暗褐色的僧袍,他平时早已看惯,因此那更不会映入他的眼帘。他不是看人的衣服,他单看人的鼻子。他看到;有长着鹰钩鼻子的;有长着塌鼻子的;但像他这种鼻子的人,却连一个也找不到。找来找去

总是找不到那样的鼻子，内供的心情便逐渐地变得懊恼起来。他一边跟人讲着话，一边便不由自主地捏几下那耷拉着的鼻子尖。为此他不由得绯红了脸，这与他的岁数很不相称。可这都要怪他自己的长鼻子。

最后，内供居然想到要在佛典和佛教以外的典籍中找出一个跟自己有一模一样的鼻子的人来，以便排泄一些心中的烦闷。可是，无论什么经典也没有这样的人。目犍连和舍利弗^①的鼻子也不是长的，龙树和马鸣^②这两尊菩萨的鼻子当然也与普通人的没什么两样。内供又听到人家讲起震旦^③的有关事情，里面提到蜀汉的刘备刘玄德的耳朵是长的，他想，那耳朵要是鼻子的话，又该多能宽宽自己的心呀。

内供一方面这样消极地苦苦自我安慰，另一方面又总在积极地想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鼻子弄短，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无论是敷土瓜皮还是吃什么玩艺儿，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甚至还往鼻子上涂过老鼠尿。可是不管怎么弄，五六寸长的鼻子还不是照旧耷拉着垂到嘴唇下吗？

有一年秋季，内供的徒弟进京去办事，从一个技术稔熟的医生那儿学到了把长鼻子缩短的绝技。那位医生原来是从震旦飘洋过海而来，当时正在长乐寺中做佛堂的供奉僧。

内供和平时一样，装出对自己的鼻子满不在乎，偏偏不说想马上试试这种方法。可同时总用轻松的口气念叨着每顿饭都得麻烦徒弟，自己心中未免有些不安。其实他心中是指望着徒弟来劝说自己试一试这种办法。可徒弟们也未必不明白内供的这番苦

① 目犍连和舍利弗：释迦十大弟子中的两个。

② 龙树：南印度人，大乘佛教中观宗创建者。马鸣：古印度佛教理论家。

③ 震旦：古印度时对中国的称呼。